

匪俄對緬甸之爭奪

羅石圃

本年九月二十六日，仰光緬甸廣播電台出現一位緬共幹部，向國內外記者宣佈：緬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德欽丹頓，已被他用來復槍擊斃，其所以出此，乃為他主張與政府「和平共處」的長官冒吞迎被殺而報仇。這一事件，顯示緬共內部分歧對立到互不相容，也說明匪、俄對緬的爭奪日益尖銳。

一 緬甸外交政策所受到的內在壓力

緬甸自獨立以來，雖一向標榜中立外交，但從來沒有作到過不偏不倚。

如一九四八年一月聯邦政府成立時，宣佈不與俄國及東歐附庸國家建交；但到六月間即自毀前言，使蘇俄及其附庸各國的使館都在仰光林立。至一九五一年二月，字努總理曾在抗日紀念會當着各國使節，大罵匪俄具侵略緬甸野心，將無法維持邦交，並宣佈接受美援；但到第二年即片面宣佈拒絕繼續接受，而親赴北平莫斯科求援。字努執政的時代如此，尼溫執政後，更是左右徘徊；加上在匪俄爭奪之下，不知究竟應該事齊事楚？以致他曾經宣佈不訪問任何友邦的外交政策。

何以致此？由於緬甸外交政策的壓力，內在的，多於外來的。緬甸共產黨的組織——馬克思主義小組，其建立在領導緬甸革命的克欽黨之前，不過前者是秘密組織，滲透到克欽黨內部；使該黨成了緬共的掩體。以後由於緬共份子身份暴露，德欽黨內不滿翁山縱容緬共的，如德欽巴盛、宇素等紛紛脫黨另行組織民主黨、愛國黨，翁山、字努、尼溫等為排除黨內共黨份子，亦另組社會黨。德欽黨解體後，緬共份子乃由德欽丹頓領導，公開組成緬甸共產黨。但以後發現，緬共未暴露身份者，仍潛伏在其他各黨派之內。

緬甸革命志士，先是聯日驅英，至盟軍反攻得手時，又轉而與盟軍密取聯絡共同抗日。緬共適于此時奉到俄國指示：實行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」，

匪俄對緬甸之爭奪

乃重新聯合各黨派，共同組織「反法西斯自由大同盟」，仍以翁山為黨魁，並成立緬甸抗日志願軍，由德欽丹頓任總參謀長。至大戰勝利，英緬談判獨立過程中，緬共不滿翁山的對英讓步，先是德欽梭脫離同盟，轉入地下發動武裝叛亂——成為紅旗緬共，不久德欽丹頓與志願軍急進份子，也步他的後塵，武裝反抗政府，稱為白旗緬共。另一部份緬共份子，脫離同盟，組成非武裝的共黨。

緬甸政府，雖對紅、白旗緬共下令征剿，但對非武裝共黨組織則視為合法政黨。其實所有緬共，已於一九四九年由蘇俄交予共匪領導後，即已訂結三角同盟，使政治顛覆與武裝篡奪相互配合，再加上緬共潛伏在執政黨及在野黨的人，暗通款曲，每當政府採取親西方外交行動時，立即發動軍事與政治上的全面攻勢，非壓迫到政府採取左轉外交不止。所以緬甸外交，經常是以一百八十度的幅度左右旋轉。

至匪俄分裂，緬甸由於與共匪唇齒相依，再加上共匪不惜割地貸款的羈縻，使字努、尼溫都不得不親匪疏俄。最重要的：還是劉匪少奇對緬共指示採取與尼溫政府「和平共處」政策——因此左翼民線旗下各黨派首先宣佈解散，紛紛加入陸軍所組織的社會路線黨，武裝緬共亦派遣代表與政府談判合作，雖談判未成，但尼溫已得劉匪承諾，不接濟緬共武裝。而非武裝緬共及其武裝部隊中的元老派，因劉匪的「和平共處」政策與他契合，所以並沒有捨匪親俄。這是劉匪掌權時匪緬關係始終維持友好的原因，俄國因無法爭取緬共

，也未能使緬俄關係有所改善。

二 非武裝緬共倒向蘇俄的前因後果

去年六月二十六日，仰光突然爆發反匪大浪潮——匪援緬專家劉逸在匪偽駐緬大使館內被殺，羣衆圍攻匪偽使館，以致全緬各地，均興起如火如荼的反共羣衆運動，頓使匪緬關係化友爲敵，其實這不過是雙方關係惡化的表面化而已。早在劉匪當權時，毛派即已在緬爲他種下了惡因；至劉匪失勢，尼溫便已了解匪緬關係再無法維持友好。匪偽新華社去年七月廿八日，引述其駐緬被逐記者于民生的報告：謂尼溫自劉匪失勢，曾慨嘆從此喪失了匪緬聯繫牽線人，因此他于此時決然訪美求援。

尼溫對匪俄在緬甸的爭奪情形，由於蘇俄駐緬外交官亞歷山大·卡斯納契夫投奔自由後的傾訴，已了解緬共因劉匪准許他們採行蘇俄政策而不親俄；也洞悉劉匪因此遭到毛派的反對而從中予以破壞。所以一九六四年匪偽國慶時，北平匪電台播出緬共中央致共匪的賀電，且縱容支助緬共在北平設立辦事處以指揮其武裝在緬甸活動，一時全緬上下均忿慨萬分，但尼溫始終是壓制衆怒，希望由談判而解決。

次年七月，他不惜親赴北平訪問，主要目的，也是爲尋求共匪不支援緬共武裝叛亂問題的解決，談判結果雖取得了協議：（一）匪不收容支持緬共份子，並解散其在大陸所建的總部辦事處。將所有在大陸的緬共份子，一律勒令出境，再以影響力促成緬共與政府以談判而求得合作。（二）緬政府不得讓自由華僑進行反共活動，應將在緬反共僑領袖拘捕，並驅逐出境。尼溫回緬後，立即履行協議，將我愛國僑領袖十人拘禁後再驅逐回台；但匪方對緬共的支助有增無減。

不久，劉匪赴緬答聘，雖暫時緩和了雙方的緊張關係，但共匪對緬共武裝的加緊支援，使緬甸軍政府已無法再事容忍，其加入路線黨和政府工作的緬共份子，當然要轉向主張支持他們與政府和平共處的蘇俄。至劉匪失勢，毛匪將他的「文化大革命」推向緬共——令大批在北平受訓的緬共幹部回緬，展開鬥爭整肅，緬共轉向蘇俄和尼溫訪美同樣是爲了自保。但毛匪可能祇看到尼溫轉向美國對它的威脅；沒有想到它領導的緬共暗投蘇俄所能給予它的打擊。它對仰光紅衛兵的輸出，本是要給轉向英美的尼溫政府一項壓力，

等到替它掌握羣運的緬共反而給予它一次重大的回擊，它反而不知所措。

匪緬交惡一年多以來，共匪對緬甸的外交戰，可謂着着失敗。首先是共匪援緬技術人員因劉逸被刺而罷工，緬方則停止供應食物，迫使共匪不能不將他們接回。北平一再要求嚴懲刺殺劉逸的凶犯真貌，而緬甸法院祇判三個月監禁，對佩戴毛章引起衝突的親匪學生六人，則各判監三年三個月徒刑，被共匪一再稱爲「愛國老人」的陳伯甫及其他親匪華僑，以冒充家長阻止學生回家而引起暴動罪，已判七年徒刑，對共匪不斷的抗議與叫囂，緬方一直置之不理。

在羣運戰場上，由緬共策動各地民衆在「反飢餓」口號下的搶劫糧食運動，也已迅速地使緬軍警所遏止，緬共武裝的瘋狂攻勢，由於緬軍能够制敵機先，在對方部署尚未完成前，先攻下了有「金城北京」之稱的緬共訓練基地及勃固腰馬山區緬共總部，有緬甸林彪之稱的緬共總參謀長冒西亞，也被緬軍擊斃。此次緬共中央主席德欽丹頓被刺，更顯示毛共對緬軍事懲罰，又是損兵折將。

三 蘇俄情報人員到緬與親匪緬共

主席被刺

共匪對緬的外交戰、羣運戰、軍事戰的着着失敗，並不表示它無力赤化緬甸，更不表示尼溫政府內可壓制緬共，外可抵禦共匪。由於毛共在整肅緬共武裝的過程中，要面對着親俄派與劉派搏鬥，在對付尼溫政府時，要顧慮到他倒向西方和蘇俄——尤其害怕緬甸步印度的後塵，讓「美帝蘇修」聯合支援對它作戰，所以不敢過於逼迫，要等緬共武裝一元化，反尼溫政府統戰線完成，所有緬共和緬甸民族叛軍訓練裝備完成後，再行壓迫緬政府就範，這是蘇俄最擔心而要千方百計加以阻撓的。

據本年七月二十五日紐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「亞洲焦點」專欄稱：莫斯科已派遣軍事情報人員前往仰光、瓦城，調查當地的叛亂部隊與白旗共黨的實力，以及雙方是否能聯合推翻尼溫政府。並指出緬共親俄派如果能奪取政權，俄國自然是求之不得；否則便寧可由尼溫掌握，決不願由親匪派的緬共統治這個國家。因此，尼溫政府如向俄國求援，莫斯科是願意給予軍事援助的。

很顯然：匪緬交惡年餘以來，對緬甸最關心的是蘇俄；毛共在緬共內部的戰鬥，是以劉派與親俄派為敵人；對外的羣眾戰與軍事戰，是面對尼溫政府與緬共親俄派的聯合陣線。從北平受訓回緬的緬共幹部，最近一年來，展開了極其殘酷的整肅。凡是主張與尼溫政府和平共處的人，無論他在黨內地位如何崇高，都不容情地加以處死。且一反常例，不給受處分者任何申訴、檢討與自我批評的機會。其目的，自然是要把親俄派與劉派緬共份子全部切除。

去年年底，緬共中央辦公廳主任——曾與緬共主席德欽丹頓相處十八年之久的耶波登密、緬共軍中政委哥蘇拉，先後向政府投誠，曾揭露緬共內部「北京派」正展開殘酷的奪權鬥爭，連緬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耶波蒂·古希耶，亦因不滿緬共親毛路線而被處死。另一中委高級軍事幹部冒延旺，也由于不滿「北京派」蔑視元老而被指為「耶波蒂的黑幫」。于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處死。緬甸一般人都認為這兩個人都是緬共元老，且與翁山、尼溫等同為緬甸三十位反英志士之一，他們被處死的消息值得懷疑，但到今年緬軍攻下緬共總部後，在其遺留的文件中已予證實。可見毛共對親俄派緬共份子是不容情，勢必一網打盡。

此次緬共親毛派頭目德欽丹頓被刺身死，是否出于親俄派的暗使？這是值得探討的。據刺死丹頓的二十二歲緬共軍下級幹部冒略略稱：他刺殺丹頓的動機，在為被丹頓處死的——他的老長官冒吞迎報仇。又稱冒吞迎本來是「北京派」，從匪區受訓歸來後，本是「文革」大將之一，鬥死緬共元老耶波蒂和冒延旺，他也是有力的一員。至于他和另一位「文革」大將冒吞勝被處死，乃由于他倆主張「暫時避開敵人——試與政府和平共處，俾利用時間，以佈置安排「人民戰爭」的空間基礎」，他甚至已和仰光大學學生領袖們對和平問題獲得了協議，因此被丹頓宣佈為「黑幫」而處死刑。

從這簡略的報告中：我們可以看出匪區受訓回來的緬共幹部，並不能堅持毛匪的武裝暴動路線，他們不僅主張試行暫時的和平共處——走親俄路線，而且已與外國取得聯繫——獲至協議。這可能是出于親俄派緬共的暗中策動！至于冒略因與他相處不及兩年的長官被殺而甘冒生命的危險報仇，使人懷疑這可能是藉口，如果說此事與蘇俄派到緬甸的情報專家有關，或許更為恰當。

四 共匪策動揮邦獨立的部署

匪俄對緬甸之爭奪

德欽丹頓是死？是負傷？緬軍根據冒略投誠後的報告，雖立即赴現場檢查，拾獲了行刺的槍和空彈筒，及注射 A T S 和盤尼西林的空藥瓶與血跡，但不能證實他已死，縱使他確被擊斃，對緬共親匪的武裝部隊也並不能發生解體作用。丹頓在一九六二年緬共代表大會決定走北平或莫斯科路線時，他原是主張「和平共處」路線的，但因紅白旗武裝緬共大部份代表決定遵行武裝暴力路線，他便祇有服從決議，到劉匪指令緬共與尼溫政府談判合作，他曾親率代表團到仰光。旋因其副手戈塞巴登策動武裝部隊一致反對和平，他便不得不返回老巢，改變路線以鞏固自己的權力。

因此，我們有理由認定丹頓之所以遵循毛共路線，一由于重視自己的政治資本——武裝部隊，再由于毛共在他左右佈置有嚴密的控制網，其處決二十年患難與共的老同志，正如察共頭目蘇發努馮下令槍殺其留俄歸來的愛子一樣，是被迫不能不充毛共的槍子手，也是以此斷絕他轉入親俄派的願望。所以他縱使確已被刺喪生，緬共武裝的幕後控制者，立即可以出面領導——成為名實相符的領導人。

我們不能否認丹頓之死對緬共武裝沒有影響，但親匪緬共武裝的實力是在滇緬邊區，據緬軍截捕到由匪區受訓返回的加納與克欽叛軍幹部稱：緬共武裝在雲南邊境的，裝備非常精良，另有揮族及克欽、吉人各族叛軍在雲南接受訓練裝備的極多，祇要看一向主張遵循毛共路線的緬共副主席戈塞（即德欽巴登）一直駐在匪區，其總部設在北平多年，便可斷定毛共早在滇邊訓練裝備緬共一校主力部隊，現在上緬甸的緬共武裝，不過作為將來的接應而已。從去秋至今，共匪報紙一再宣傳緬共的成就在「反尼溫的民族統一戰線」不斷擴大，從揮族、克欽、吉人各族叛軍都派遣大量幹部赴匪區接受訓練裝備，可見所謂「統一戰線」，不僅用于政治戰；且將與緬共組成聯軍，向緬政府軍分進合擊，這種雷霆萬鈞之勢，緬政府軍的實力是無法當得住的。所以蘇俄為此而擔憂——特派遣情報人員到緬實地調查，俾協助尼溫政府給予阻遏。

瞭解緬甸情形的人或認為緬北各族之間本已離于聯合，而各族叛軍又一向是站在反共立場，此項聯軍是很不容易組成的。但由于先前反共的民族叛軍現已派遣幹部到匪區受訓，這是不可否認的實事，可能是共匪應允僅支援它們武裝爭取獨立，保證不干涉其內政，他們在尼溫政府侵奪其邦區自治權

力，且嚴格控制其人民的經濟自由情況下，故與匪化敵為友。因此，他們和緬共武裝將來對政府軍的作戰，不必有任何聯合形式，只要聽命于匪區的指揮總部，自然都會攻守相應的。

緬甸的揮邦，在光緒二十年以前，一部份屬於我騰越道，另一部份為中國的典屬國——揮人國，各土司地區均有中國所派的千總把總率兵駐防。其被英人吞併，距緬甸割讓後十年或十多年。當緬甸屬英印總督管轄時，揮邦和緬甸並列為印度的省區，到印緬分治，英倫所派的緬甸總督，加有兼任揮邦總督字樣，因此緬甸脫離英國獨立時，揮邦加入緬甸聯邦，訂有試行十年的協議，且保證仍由各土司實行自治，聯邦政府不加干涉。

宇努執政時，揮邦土司既被撤消，尼溫成立軍政府後，又將其邦政府派軍人接收，邦議會解散，且控制糧食，接收商店。所以揮邦武裝爭取自治，是理直氣壯的，共匪在幕後支持他們加強武裝戰鬥，如果緬軍無法抵禦，則此一地區，勢必出現一個或數個獨立國家而作為共匪南進的跳板，首先借道的，恐怕就是緬共。

五 尼溫不敢接受俄援的苦衷

蘇俄為緬共親匪派將由毛共協調使民族叛軍和它聯合而擔憂，有切膚之痛的尼溫政府，自然憂慮更甚，但是否接受蘇俄的援助？恐怕尼溫是不敢引狼拒虎的。蘇俄自去年仰光發生反匪羣衆暴動後，曾不斷地向緬甸頻送秋波。去年十一月，有蘇俄歌舞團到仰光、毛淡棉等地表演，今年緬甸獨立節，在仰光由親俄緬人安排有盛大慶祝俄緬建交二十年大會，莫斯科亦舉行同樣的慶典，俄駐緬大使並稱緬俄建交二十年來，從未發生不愉快事件，莫斯科報紙又露骨地指出：「當緬甸需要任何協助時，我們都會給予協助」，顯然表示願意援緬。

但尼溫政府雖急需軍經援助，可能始終沒有要求俄援，這從共匪的廣播和報紙上，在一再指摘尼溫政府為「美帝」「蘇修」「尼巴時，僅罵「美帝」援助緬甸若干軍需物資，從沒有舉出過俄援物資。這當然是並非蘇俄不予，而是緬甸不敢取。因為他了解俄國所掌握的緬共與北平派是一丘之貉，祇是手段不同而已，一經接受了俄援，這些已暴露了身份而加入執政黨和政府工作的緬共因此抬頭，且與潛伏在黨政軍內部的緬共份子暗通聲氣，可能在一夜之間使政權變色，更是防不勝防。

尼溫不接受俄援的另一用意，在緩和惡化後的對匪關係，因為共匪為顧慮迫使他一面倒向蘇俄，不得不稍留將來改善關係的餘地。果然于本年三月間，匪僑外交部毫不計較緬甸對它不斷的抗議置若罔聞，仍向尼溫政府建議恢復雙方正常關係，雖然緬方對此不加理睬，但它依然自動停止緬語廣播時間對尼溫政府的謾罵。六月間，又以偽人民幣一萬元，交予緬甸紅十字會，作為救濟緬甸若開專區風災受災民衆救濟之用。七月十九日，緬政府擴大紀念其國父翁山逝世二十一週年，毛共使館亦到墓前獻花。

毛共當然洞悉尼溫政府對它的種種敵對措施，乃出于親俄緬共份子的教唆與所激起的民忿所形成；也瞭解要恢復正常關係，必須自我低頭，先爭取到廣大民衆的好感不可。假如它能在仰光恢復外交活動，在緬政府和執政黨及軍中的緬共份子，它仍可能爭取他們由親俄路線轉而向它的。因為尼溫政府在實行社會主義路線時，曾派遣不少軍政要員赴北平接受過訓練，連尼溫的副手丁佩准將也是其中之一，且一向被目為親北平要角。

共匪最希望的，當然是使緬甸以中立藉口站在自由集團之外，而令所有緬共份子都捨棄蘇俄聽令于它，然後聽任它以武裝緬共作後盾，以滲入緬甸黨、政、軍的緬共作前鋒，將尼溫運用于股掌之上；這比表面已變了色的緬甸對它還更有利，不僅對自由世界可以作它的馬前卒；在鐵幕集團，更可以壯其聲勢。這也是蘇俄要抵死和它爭奪緬甸的基本原因。

六 軍政府要自助方可得到人助

尼溫政府在左右為難，與對匪對俄又難為敵友的情況下，加上民族叛亂四起；緬共的武裝暴動與政治顛覆交迫；實在是危如壘卵。但正由于這各種力量的相持不下，使它仍能維繫不墜。民主國家援助它，是恐緬甸被捲入鐵幕；蘇俄希望尼溫政府接受它的援助，是怕緬甸落入親匪派緬共手中；共匪對緬甸不敢冒然使用最後手段，又是顧慮尼溫政府倒向「蘇修」和「美帝」聯合陣線。

不過共匪正在組織的緬甸民族與緬共統一戰線，這是非常可怕的，一旦實施，上緬甸的半壁河山將變成內紅外白——使揮邦和克欽變成被共匪掌握的獨立國。民主國家要及早援手，最重要的，還是尼溫政府要自動將向共匪所學來的一套奴役統治政策撤消。緬甸民衆的反匪怒潮，決非表示擁護尼溫政府；相反，他們是由于尼溫政府的殘酷統治，乃出于共匪的教唆，當政者不能適應人民的好惡，友邦是愛莫能助的。